**老彭**

 王涛

 结缘老彭，是因为唱歌。不记得是那一年，老彭刚搬来印地不久。老彭得知合唱团，而我那时又是合唱团的联系人，顺理成章地我成了他在合唱团里认识的第一个人。他事后常提起我是他的入团介绍人，也许因为有这层原因，再加上以后因为练习，曲目，演出计划等等，接触多了我们彼此比较聊得来，相处的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。刚进团时，他不声不响地观察了一段时间，随后很快地证明，他是合唱团里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
 当时有个自发的唱歌兴趣小组，一帮相同爱好的朋友，周五聚一起唱歌聊天，很是让人期待。老彭加入一段时间后，觉得还没有那么过瘾。时值耶鲁合唱团筹备岁月甘泉，老彭便跃跃欲试，有心邀大家一起参加，一提出来大家便积极唱和。随后的练习，排演，几座城市巡演，老彭都是主力。就这样我们一唱一路，一带一路。这中间大家享受着唱歌的乐趣，朋友间的友谊和了解，也见识了老彭的严肃认真和幽默风趣的行事为人的风格。

 **小故事之一，熊掌的由来。**当时练习岁月甘泉，最难部分是各分声部的节奏和切入点。大家都业余，分声部还行，一和起来就唱得七拱八翘，不是各唱各的，就是找不着北。这时候老彭的大手就派上用场了。只见他厚实、宽大、有力的手敲得桌子啪啪响直摇晃，却绝对的有韵律，也从未叫痛，由此被冦以熊掌之名，厚实，多肉不怕砸。靠着这只熊掌的把舵，我们信心十足，唱准毎个音律，完美演绎了岁月甘泉。自此每当在节奏上有卡点，只要有老彭的熊掌在，唱得总是稳稳的。

 **小故事之二，开心的彭总**。当星期六一大早得知老彭离去的消息，脑子里挥之不去的记忆之一就是“彭总”。那一声笑意盈盈、绵软悦耳的粤语彭总，老彭再也听不见了。

 彭总这个称呼是去耶鲁时，我们这辆车中的小秘密。回想当年去耶鲁演出，大伙儿分挤在二辆面包车里，行李睡袋食品塞满车后有限的空间。还好不是夏天，否则像老彭这种体型还不得热昏过去？一路上男生开车，女生负责说笑，直奔康州。临行前老彭规定在车上不能只聊天，也要练唱。无奈路途实在遥远，唱累了也聊累了，车中渐渐安静下来。不一会老彭的电话进来，拿腔作调，极尽调侃之能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。我们这辆车也不甘示弱，女生们轮番回击都不是对手，拜下阵来。正在冥思苦想如何才能拿住老彭，一位从不吱声的男生淡定地掏出他的电话，大伙一阵策划。于是在一个荒郊野外夜间的路上，老彭的手机响起，是一个陌生神秘的号码。第一次铃响，没敢接；第二次再拨，有车里其他人壮胆，接了。电话那端悠悠传来一声甜美的纯正的粤语"彭总？”。老彭终于被蒙住了，支支吾吾，语焉不详，一扫刚才心里笃定的稳实。我们车里再也憋不住，笑得前仰后合。后来彭总带着大伙在纽约半夜三更坐错火车，冒牌新彊旅游团等等，又是后话。那时的我们有老彭，好开心！

 怀念老彭，怀念那个做事认真严谨，一叮咛三嘱咐注重细节的老彭；那个聪明反应灵敏，爱开玩笑喜欢插浑打科的老彭；那个有张宽厚大脸，外表粗线条，内心细如发的老彭；那个善于烹调，说起美食就止不住，爱吃小笼肉包的老彭；那个一会儿一脸严肃拍打着桌子，一会儿玩笑像个老顽童的老彭……

 从未好好梳理过记忆，都是细碎章节。有些遗憾没在老彭生病住院，神志清醒时和他捋捋。借此小文敬上一片心香，送老彭一路走好！

 （作者系ICCCI合唱团团员）